

# 張季鸞的罵人藝術

王覺源

## 立言方正論事透關

我國對日抗戰以前，天津大公報爲中國北方第一大報，以輿論權威，蜚聲於海內外；報紙銷路亦遠及滬、漢南方諸省。其所以能致此者，經營得法固其一端；而張季鸞所作社論之影響，實有最大的關係。因爲當年的報紙和讀者所最重視而斤斤計較者，第一着眼點，就是每日報上的社論。

張季鸞時任大公報第一主筆，所有社論，即多出於其筆下；立言方正，論事透關。王陸一（陝西人，曾任監察院于右任院長的秘書長）甚至說：「季鸞社評，有金石聲。」新聞界則公認他：「執輿論界之牛耳；而千萬心儀他的讀者，傳聞其日常生活與寫文章的種種怪癖，則稱之爲論壇怪傑。」

## 罵袁世凱坐牢三月

張季鸞名熾章，不過其名早爲字號所掩，知者甚渺。他是陝西榆林人，生於清光緒十二年，歿於民國三十一年（一八八六一一九四二），祇有

五十七歲。早失怙恃，少年雖在孤苦環境中，始終不輟讀書。曾留學於日本，得與很多革命志士相結識。回國後，矢志投身於新聞界，參加過于右任先生所主辦的民立報；參加過胡政之先生所主辦的大共和報；參加過上海新聞報；自己在上海也主辦過中華新報。以主筆政工作爲多，所至皆有美譽，這就是他做報人的資本。他雖富有革命思想，卻未參加過革命的實際行動，但不幸民初因言論觸犯了袁世凱，卻坐過三個月監牢，吃了不少苦頭。這算是他一生最倒霉的時期。

他恢復自由以後，雖仍未脫離報紙生涯，但工作地點總是飄蕩不定，時平津，時上海，精神便難專注。直至民國十五年天津大公報因原辦理人經營不善，已瀕破產邊緣；他乃與胡政之（名霖，曾在上海辦大共和報）、吳達銓（鼎昌，浙江紹興人，久在銀行界，曾任貴州省主席、總統府秘書長）合作，三人聯合起來，接辦了天津大公報，才算有了固定的努力目標和創業基礎。時吳達銓正主持天津鹽業銀行，負責對外籌募報館的股款責任，任社長；胡政之任經理，負責報館事務諸責；季鸞則專主筆政。三人同心協力，各

盡所能，不數年間，終使大公報蒸蒸日上，聲譽鵲起，風行海內；季鸞論評，更是一言九鼎了。

## 別有一套文人怪癖

朋輩之心儀張季鸞者，實多其人。祇惜我與他始終緣慳一面。抗戰以前，余旅食長安，郭英夫（西京中央日報社長）、路禾父（曾任山陝軍總司令）、屈武（于右老女婿，于楞之夫）、楊大乾（立法委員）、王友直（陝西省黨部委員）諸先生曾爲余言季鸞之事特詳。大體都認：季鸞一生活淡；態度謙沖；胸懷闊達；見事透徹；文筆委婉，深入情理；這些自然都是他方正的一面。祇是有點恃才使氣；有點玩世不恭的態度，喜歡徵逐酒食聲色；且與阿芙蓉（鴉片）結了不解緣。不過他們又都承認這都是張季鸞的怪癖，張季鸞如果沒有這種怪癖，也就不能成其爲張季鸞了，可謂的評。

在我經驗上的感覺，好文章的寫作，大都寓於靈感；而靈感與癖好，又是分不開的。通常每個文人似乎都有一種癖好，這癖好便是靈感的泉

源。古今中外文人們的癖好，多半是很怪異、很有趣味的。如唐代的王勃，作文時，初不精思，先磨墨數升，然後飲少許酒，即臥床蒙被大睡；醒來靈感來臨，即執筆而書，不加點改，時人稱之腹中有稿。宋代文人由浩，寫文章時，必先藏身於蔓草叢生之中，出而揮毫，其文立就。據說：盧騷必太陽曬在頭頂熱烘烘之際，就是他文路展開的時候。德國哲人席勒，每聞蘋果香味，即文思大發。

還有些文人，喜歡在恬靜的地方深思，或藉助刺激物品以疏通思路。如薛道衡寫文章，必先隱坐空室或面壁而臥。法國文豪大仲馬，寫詩歌、小說、散文，要用個別固定顏色的紙張。匈牙利小說家周開，一定要用紫墨水，才能寫出文章。最有趣的：有些人在寫作時，脫下鞋襪，一手寫、一手弄着腳趾（或云係草太炎）。有些人為文時，要握弄女人的小脚（或云係辜鴻銘）。等而下之，據說：鴛鴦蝴蝶派某作家，每作文必摸索女人的屁股，便妙文橫生，時有「屁股文學」之譏。張季鸞是一個純粹的文人，寫文時有其癖好，又何足怪？

### 最喜徵逐煙酒美色

張季鸞寫文章與阿芙蓉結了不解之緣，實非虛語。王陸一亦曾說：「季鸞社評，都是鴉片煙膏煉成的。」因為每日社評之作，都是選擇當天頭條新聞下筆的。所以多半必待至夜間，新聞大小、輕重，才能有所選擇。而排字工人因識輕重，及晚，便頻頻催稿。張大主筆皆置若未聞。一

俟烟癮過足，精神振作，便一揮而就，很少加以修改。三數小時後，即翌日清晨，新的社論即傳揚於讀者之口。

通常吃鴉片的人，也是最喜徵逐酒食之人，季鸞亦不例外。他於天津、北平兩地，乃其經常往返之地（每自津來平，軍閥們的偵緝隊，常派人跟踪，察其行動）。每至京，必先邀約二、三好友，依時聚於某酒樓，如「東來順」、「沙鍋居」等，皆京師多年有名的飯莊。季鸞這一個小食團，便是其老願主。掌櫃的知道他們的底細，不但不敢稍有簡慢，且常以特製或時鮮之饌，送請品嚐。張於痛飲之後，則羣趨花叢，另尋樂道。

酒與色相連，季鸞於微醉之後，一定要涉足於其平日所最欣賞之韓家潭老七的香巢。老七（不詳其名）為一雛妓，雖非名花絕色，但楚楚依人，季鸞甚愛之。張大主筆有黑膏助興，紅袖添香，精神充沛、思路油然，即於老七處，伏案揮毫撰寫社論。他通常於社論脫稿編排之後，似乎是了卻一件事，心神也得到解放！於是高談闊論，無所不及，非近曉不休，亦非過午不起。這是他的癖好，是他作文靈感的泉源，也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習慣。

### 談吐詼諧玩世不恭

張季鸞不僅愛談，談吐尤詼諧百出。識其人多目為放蕩不羈東方朔之流，聽者常樂而忘倦。張雖詼諧成性；但所作社論，詞嚴義正，又實不似其人之生活行為。故不明其人者，則多猜測他

為一恂恂儒者，不苟言笑的道學先生。他詞鋒所及，於當代政要名流、學者軍閥之秘聞軼事，繪形繪色，娓娓而談，毫無所謂忌諱。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，尤不滿於當時之所謂將軍者流。常謂：「當今無大將，祇有『大醬』無數缸。」他似乎最能把握座客心理，措詞亦無所選擇。座客始終神采飛揚，不知東方將白；而張之談鋒，亦愈晚而愈健。如在韓家潭老七家，老七則常如牛之聽琴，倚張手臂，昏然入睡，免不了或許還要勞張抱她上床。

### 父之過的下聯最諛

張凡遇其所不屑之人，或不憚之事，尤舌如利刃，尖刻入骨。北伐成功，南北統一之後，彼於新政府當局，除讚揚一二領袖，默許部分政要外，其他均極少好評。而且出語之幽默，更是令人捧腹不已。如談某福將怕太太有季常癖之餘，則謂：「中央軍之有『恃』者，猶人身之有『痔』也。」中日「何梅協定」成立後，國內外輿論譁然；張固明知其為策略措施，而不敢洩其秘。卻藉此以取笑於人曰：此約而成，又何敬之有？人謂季鸞「恃才使氣，玩世不恭」，便不能謂為無因。

一日，丁春膏（貴州人，時任華北烟酒稅總局局長）以同鄉之誼邀宴何應欽將軍、王伯羣先生，及好友張季鸞，於北平西城太平橋礪園私寓，當時北京三大名且程豔秋、向小雲、荀慧生亦來同席。席間，張以丁（丁寶祺官保的曾孫）為世家子弟，謂：「世家子弟有三型：惡少型、報

中外雜誌

應型、書香型。」前二者，季鸞稱之爲「書室之馬」。笑曰：「官保後人，以爲如何？」丁起遜謝曰：「輿論權威，一語破的，從來批評執袴子弟，未有痛快若是者。當浮一大白。」滿座皆歡。因丁素以節操自勵，激濁揚清，朋輩多重之，故季鸞乃敢言而無忌。

中國古書兒童通俗著作：如「三字經」、「百家姓」、「千字文」等，乃家喻戶曉，亦昔時兒童必讀之書。清末民初，北方的多烘學究猶視爲至寶。季鸞雖多讀古籍，然於這些至寶，厭惡特甚。見某報有標題「養不教父之過」，以評執袴子弟之不法者，不禁慨然！顧其座客曰，讀此標題，使我偶得一聯，「父之過」，君能對下聯否？客曰：「子不語。」季鸞說：不妥、不工。最恰當莫如「媽的x」。其爲誰也，每多類此。

### 揭窳報人四不主義

國民革命，尙未統一中國之前，北方軍閥混戰，政出多門。當軍閥、官僚、政客相互勾結爲惡之際，欲求一家真正獨立不阿的民間報紙，真是難上加難。天津大公報自張季鸞等三巨頭接辦以後，辦報方針才漸漸朝着這方向走。爲欲如此，三巨頭在開創之初，即互約「三人誰也不得擔任與政治有關的公職。」並曾以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的「四不主義」，宣示於國人。本此原則而行，故大公報在季鸞有生之世，亦始終維持着它「民間報紙」的色彩。到王芸生手裡，才把它變色出賣了。

大公報三巨頭的「互約」與對國人的「宣示」，對季鸞來說，大體能信守和做到了。他對當時的官場現形，認識得最爲透徹。他認爲除政治因素外，要做當日的官，必須通達十大窳門，會編有做官十訣，以供笑談，云：「一筆好字，二撇小鬚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衣裳，五官並用，六親不認，七竅不通，八面玲瓏，九尾仙狐，十寸面皮。」這就是說，做官要以熟習李宗吾的「厚黑學」爲張本。張季鸞說自己：「除能喝半斤四兩之外，絕不是這類材料。」所以他一生不敢也沒有做過官，任過公職。湘人劉梵如（曾任陝西省政府秘書近二十年）分析他的「四不主義」曾說季鸞：「不黨，他僅同情於國民黨，也沒有入黨。不賣，他從不與軍閥、官僚、政客打交道，便斷絕了買賣之途。不私，他因胸懷闊達、恬淡，自能公誠而廉潔。不盲，他才能見事透明，作文不離情、理、法。」都恰如其人，並非虛語。

歷來有人指出：文學人士的通病，大都愛寫書、刻書，藏之名山，傳諸後世，或出版賣錢，抽取版稅。張季鸞寫作近四十年，文章守城一堆，卻始終沒有落入一般文士的窠臼，爲自己印書出版作過打算。這固然是他謙沖態度與不私心理的表現；也或有其「蒙正文章不值錢」的想法。他原來就常常說：「咱們寫的文章，有什麼價值？早晨還有人看，下午就被人包花生米了。」（這也就是報紙的末路）真是慨乎其能言之，入木三分，智者信之。其實這現象，並不是因爲他的文章；他的文章是可讀的。也不是他個人有此感覺，乃是大多數人所共識共感的，全是由於文風

日墮所形成的結果。季鸞生世，本人雖沒有出過一本書；但至他死後，民國三十四年，坊間卻出現過「季鸞文存」，此乃大公報同人爲紀念季鸞之故，由其好友胡政之等，彙集其遺文所成；季鸞地下有知，或不曾過拂好友之心意。

### 鑄大錯提拔王芸生

既說到張季鸞，一個與張極有關係的人物——王芸生，卻不能略而不言。王芸生，原名德鵬（一九〇一—一九八〇），河北靜海人，比張季鸞小十五、六歲。無論在年齡或資歷上，張屬師長，他祇算是晚輩。年二十餘，即已參加到新聞界行列。民國十六年，受知於胡政之，介紹他進大公報任編輯，從此一帆風順，漸次遷升到主筆、總編輯的地位，在新聞界的知名度，也就水漲船高了。抗戰發生，大公報遷武漢而重慶，王芸生也一直追隨，沒有一日離開過；及三十一年，張季鸞死，大公報的言論即多由王芸生主持，不但他十餘年來喧賓奪主之企圖如願以償，也全與張的主張背道而馳。直到抗戰勝利後，也始終利用大公報作其政治活動的工具；三十八年，終於投靠中共；六十九年，才去世於北平。

王芸生之爲人，小有才氣，陰險而狂妄，人多不願與之接近。文章流利刻薄，具爆炸性，故終不似張季鸞之有爐火純青的境界。初見重於胡政之，胡又揚之於吳達鎔與張季鸞，因得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他初事張極謹，張亦以學生子姪視之；不過自得了主筆、總編輯之資格以後，便一反過去的態度，目空一切。他對報館的事

務經理等，皆非所志，惟於爭取思想言論的領導（十足的中共作風），則頗有麗達殺師，喧賓奪主的陰謀與態勢。

積之稍久，因與張季鸞幾有水火難容之勢。

### 認王芸生有勇無謀

張季鸞雖早已瞭然王芸生的企圖目的，仍始終本其謙沖闊達之懷，成全晚輩之意，不露聲色，與之周旋。於私固不滿其為人；於公仍極重之愛之；他常對座客表示其對王如此的態度，總冀其為光明前途，有所自覺！王則無動於衷，更不自度德量力，常向張在文字上直接挑戰。王盛氣凌人，而無技可恃，每戰氣雖勝，而技則慘敗了。張因以謂人曰：

「王之可貴，在其好戰、敢戰、耐戰；惟覺荊軻氣太重耳。」張季鸞此言的含義實指王芸生「有勇無謀」。

根據當時輿論公平的法說：吃筆墨飯的人，尤其要供千萬讀者閱讀的文章，必須是鏗鏘響的，王芸生雖以健筆馳名論壇，但蓋還是老的辣，較張則略遜一籌。

這一差遜，正如民初洪憲憲安六君子之一的楊哲子之論政，終不若梁任公（啓超）之響亮有力一樣。張為豁達大度之人，在新聞界聲望之隆，早已遠非量狹險險之王芸生所能企及的。在朋輩之中，故愛張者多；愛芸生者少。大公報以有張季鸞而發達；王芸生則倚大公報而榮登。兩人不但黨猶有別，根本出處殊途，又怎能相提並論！

## 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

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趣味性·時代性·中東問題權威著作

## 石油財富傳奇

（阿拉伯世界新秩序）

阿拉伯世界北非八國，南亞十二國，自一九七三年以後，石油不斷暴漲。若干國家，擁有世界最大之財富，亟需進行現代化建設。諸如都市計畫、道路開關、醫藥設施、教育機構、工廠設置，在在需要大量人力。因而鉅量之金錢，數以萬計人口，穿越彼此國境，規模之大，盛況空前。伴隨而來的新思想路線、新消費型態、新政治觀念，百彩紛陳，本書蒐集這些具體資料，描畫正在形成中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留心國際政經動態人士允宜人手一冊，定價每冊新臺幣玖拾元，聖文書局有限公司總經理，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